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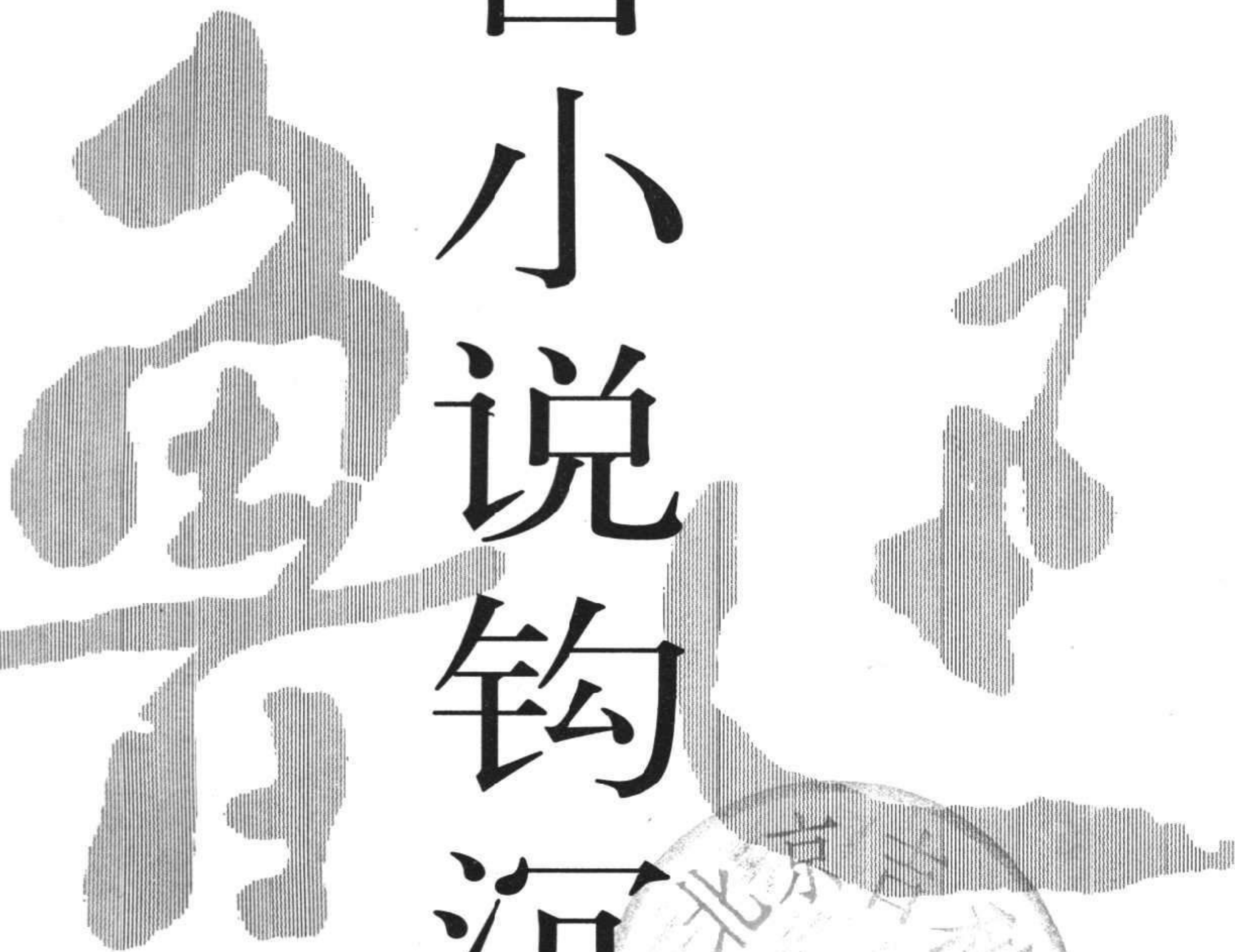
鲁迅古小说研究著作四种



* T 0 1 1 3 8 1 *

鲁迅研究

古小说钩沉



齐鲁书社

古小说钩沉

鲁迅校录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125印张 3插页 236千字

1997年11月第1版 199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333—0608—2

I·196 定价：16.20元

出版说明

《古小说钩沉》是鲁迅先生于1909年秋至1911年底辑录的古小说佚文集，共收自周至隋的散佚小说36种。该书的取材来源广泛，有见于《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著录者，有见于《隋书·经籍志·小说家》著录者，有见于《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著录者，有见于上述三志“小说家”之外著录者，还有不见于史志著录者。书中引用及用以参考的古书共80种左右，所辑内容非常丰富。鲁迅先生对材料的取舍非常审慎，而且重视去伪存真，务求有科学依据。本书最早编入1938年版《鲁迅全集》中，后由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入全集单行本“著述之部24”，鲁迅全集出版社于1939年出版。单行本的版本还有：大连光华书店1947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版。

我社本次重新出版此书，以现存最早的版本为底本，参校新版《鲁迅全集》，基本保持底

本原貌，仅对个别明显错讹作了订正。

齐鲁书社

1996年5月

目 录

出版说明.....	(1)
青史子	(1)
裴子语林	(3)
郭子	(28)
笑林.....	(39)
俗说.....	(45)
小说.....	(52)
水饰.....	(77)
列异传	(81)
古异传	(93)
戴祚甄异传	(94)
述异记	(99)
荀氏灵鬼志	(121)
祖台之志怪	(128)
孔氏志怪.....	(132)
神怪录	(136)
刘之遴神录	(137)

齐谐记.....	(138)
幽明录.....	(143)
谢氏鬼神列传.....	(209)
殖氏志怪记.....	(210)
集灵记.....	(211)
汉武故事.....	(212)
妒记.....	(229)
异闻记.....	(232)
玄中记.....	(233)
陆氏异林.....	(241)
曹毗志怪.....	(242)
郭季产集异记.....	(243)
王浮神异记.....	(245)
续异记.....	(247)
录异传.....	(250)
杂鬼神志怪.....	(258)
祥异记.....	(265)
宣验记.....	(267)
冥祥记.....	(276)
旌异记.....	(344)

青史子

古者胎教之道：二字依《新书》引补。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新书》引作王后有身之七月而就葵室。太史持铜而御户左，太宰持斗而御户右，太卜持蓍龟而御堂下，诸官皆以其职御于门内。太卜已下依《新书》引补。比及三月者，比及二字《新书》引作此。王后所求声音非礼乐，则太史缦瑟《新书》引作抚乐而称“不习”；所求滋味者《新书》引无者字非正味，则太宰倚斗而不敢煎调，《新书》引有已上五字，又倚作荷。而言曰：《新书》引无言字。“不敢以待《新书》引作侍王太子。”太子生而泣，太史吹铜曰：“声中某律。”太宰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后为王太子悬弧之礼义：东方之弧以梧，梧者，东方之草，春木也；其牲以鸡，鸡者，东方之牲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其牲以狗，狗者，南方之牲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其牲以牛，牛者，中央之牲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也，秋木也；其牲以羊，羊者，西方之牲也。北方之弧以枣，枣者，北方之草，冬木也；其牲以彘，彘者，北方之牲也。五弧五分矢，东方射东方，南方射南方，中央射中央，西方射西方，北方射北方，皆三射。其四弧具，其余各二分矢，悬诸国四通门之左，中央之弧亦具，余二分矢悬诸社稷门之左。太卜曰至此已上依《新

书》引补。 然后卜王太子名： 《大戴礼记》引作然后卜名。 上无 《新书》引作毋，下放此取于天，下无取于墜， 《新书》引作地。 中无取于名山通谷，无拂 《新书》引作悖于乡俗。 是故君子名难知而易讳也，此所以养恩 《新书》引作息之道也。 《新书》引有也字。 《大戴礼记·三保傅篇》。贾谊《新书》十胎教杂事。

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居则习礼文，行则鸣珮玉，升车则闻和鸾之声，是以非僻之心无自入也。在衡为鸾，在轼为和；马动而鸾鸣，鸾鸣而和应；声曰和，和则敬，此御之节也。上车以和鸾为节，下车以珮玉为度，上有双衡，下有双璜，冲牙玼珠以纳其间，琺瑯以杂之；行以采茨，趋以肆夏，步环中规，折还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古之为路车也，盖圆以象天，二十八椽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辐以象月。故仰则观天文，俯则察地理，前视则睹鸾和之声，侧听则观四时之运，此巾车教之道也。 《大戴礼记·三保傅篇》。

鸡者，东方之牲也，岁终更始，辨秩东作，万物触户而出，故以鸡祀祭也。 《风俗通义》八。

裴子语林

娄护，字君卿，历游五侯之门。每旦，五侯家各遗饷之。君卿口厌滋味，乃试合五侯所饷之鲭而食，甚美。世所谓五侯鲭，君卿所致。《书钞》引作君卿之为也。《广记》二百三十四。《书钞》一百四十五。

胡广本姓黄，五月生，父母置诸瓮中投之于江，胡翁见瓮流下，闻有小儿啼声，往取，因以为子。遂登三司。《御览》四百八十八。广后不治本亲服，世以为讥。《御览》三百八十八。

张衡之初死，蔡邕母胎孕，此二人才貌相类，时人云：“邕是衡之后身。”《御览》三百六十又三百九十六。《六帖》二十一。

陈元方遭父丧，形体骨立，母哀之，以锦被蒙其上。郭林宗往吊，见锦被而责之。宾客绝百许日。《御览》五百六十一又八百十五。《事类赋注》十。

傅信字子思，遭父丧，哀恸骨立，母怜之，窃以锦被蒙其上。林宗往吊之，见被，谓之曰：“卿海内之俊，四方是则；如何当丧，锦被蒙上？”郭奋衣而去。自后宾客绝百许日。《御览》七百七。

傅信忿母，二字《御览》一引作贫。母羸病，恒惊悸，傅信乃取鸡鳧灭毛，施于承尘上；行落地，母辄恐怖。《书钞》一百三十二。《御览》七百一又九百五十一。

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不得见，令高足弟子传授而已。融尝算浑天不合，召郑玄，令一算，便决，众咸骇服。《御览》七十五。及玄业成辞归，融心忌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桥下，在水上，据屐。融果转戒，欲敕追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据木，此必死矣。”遂罢追，《御览》三百九十二。竟以免。《御览》六百九十八。

孔嵩字仲山，南阳人也，少与颍川荀彧未冠时共游太学。彧后为荆州刺史，而嵩家贫，与新野里客佣为卒。彧时出，见嵩，下驾，执手曰：“昔与子摇扇俱游太学，今子为卒，吾亦痛哉！”彧命代嵩，嵩以佣夫不去。其岁寒心若此。嵩后三府累请，辞不赴。后汉时人。《类林杂说》五。案：首尾皆王朋寿语。

魏郡太守陈异尝诣郡民尹方，方被头以水洗盘，抱小儿出，更无余言。异曰：“被头者，欲吾治民如理发；洗盘者，欲使吾清如水；抱小儿者，欲吾爱民如赤子也。”《御览》三百六十四。

孙策年十四，在寿阳 三字《广记》引有 诣袁术，始至， 二字《广记》引有。 俄而外通：“刘豫州备来。”孙便求去，袁曰：“刘豫州何关君？”《御览》引作何若。 答曰：“不尔， 二字《广记》引有。 英雄忌人。”即出，下东阶，而刘备从西阶上。但得转顾视孙足行，《广记》引作但转顾视孙之行步。 殆不复前矣。《御览》三百八十三。《广记》一百七十四。《续谈助》四。

管宁尝与华子鱼少相亲友，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挥锄如故，与瓦石无异，华提而掷去。《初学记》十七。

诸葛武侯与宣王在渭滨，将战，宣王戎服莅事；使人观武侯，乘素舆，著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军， 已上亦见《初学记》二十五。《六帖》十四。《事类赋注》十五。 众军皆随其进止。宣王闻而叹曰：

“可谓名士矣！” 《书钞》一百十八又一百三十四又一百四十。《类聚》六十七。

《御览》三百七又七百二又七百七十四。

蜀人伊籍称吴土地人物云：“其山 巍以嵯峨，其水 渌而扬波，其人磊砢而英多。” 《世说·言语篇》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云云，注云，案：《三秦记》、《语林》载蜀人伊籍称吴土地人物与此语同，今据以改写。

孙休好射雉，至其时，则晨往夕还。群臣莫不上谏曰：“此小物，何足甚耽？”答曰：“虽为小物，耿介过人，朕之所以好也。” 《广记》四百六十一。

豫章太守顾劭，是丞相雍之子，在郡卒。时雍方盛集僚属围棋，外信至而无儿书，虽神意不变，而心了有故。宾客既散，方叹曰：“已无延州之遗累，宁有丧明之责邪？”于是豁情散哀，颜色自若。 《御览》七百五十三。

魏武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辄斫人不觉，左右宜慎之。”后乃阳冻眠，所幸小儿窃以被覆之，因便斫杀，自尔莫敢近之。 《御览》七百七。

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代当坐，乃自捉刀立床头。坐既毕，令人问曰：“魏王何如？”使答曰：“魏王信自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王闻之，驰遣杀此使。 《御览》七百七十九又四百四十。

杨修字德祖，魏初弘农华阴人也， 《学林》引无已上十一字。为曹操主簿。曹公至江南，读《曹娥碑》文，背上别有八字，其辞云：“黄绢幼妇，外孙蒜臼。” 《学林》引作齏臼，下放此。《草堂诗笺》三十节引蒜亦作齏。曹公见之不解，而谓德祖：“卿知之不？”德祖曰：“知之。”曹公曰：“卿且勿言，待我思之。”行卅里，曹公始得，

令祖先说。祖曰：“黄绢色丝，‘绝’字也；《诗笺》色丝下重有色丝二字，无也字，下三解语法并同。幼妇少女，‘妙’字也；外孙女子，‘好’字也；蒜臼受辛，‘辵’字也。谓‘绝妙好辵’。”曹公笑曰：“实如孤意。”俗云：“有智无智隔《学林》引作校，《诗笺》亦作校，《类林杂说》四引与《诗笺》同卅里”，此之谓也。《雕玉集》十二。《学林》七。案：《学林》云出《魏志》注，今未见之。

董昭为魏武帝重臣，后失势。文、明世，入为卫尉，《御览》三百九十二引作董昭失势久，为卫尉。乃厚加意于侏儒。正朝大会，侏儒作董卫尉啼，面言昔太祖时事，举坐大笑，明帝怅然不怡，月中以为司徒。《御览》四百八十八。

何晏字平叔，以主婿拜驸马都尉。已上依《御览》一百五十四引。美姿仪，面绝白，魏文帝疑其著粉。后正夏月，唤来，与热汤饼，既啖，《书钞》引作以面啖之，《御览》引作赐以汤饼。大汗出，随以朱衣自拭，色转皎洁，帝始信之。《类林杂说》九引作何晏字平叔，貌甚洁白，美姿容，明帝见之，谓其著粉。因命晏，赐之汤饼，汗出流面，以巾拭之，转见皎然。帝方信。《初学记》十九又二十六。《书钞》一百二十八又一百三十五。《御览》二十一又三百六十五又三百七十九又三百八十七又八百六十。《事类赋注》四。

辛恭静见司马太傅，问：“卿何处人？”答曰：“西人。”太傅应声戏之曰：“在西颇见西王母不？”恭静答曰：“在西乃不见西王母，过东已见东王公。”太傅大愧。《类聚》二十五。

夏侯太初从魏帝拜陵，陪列松柏下，时暴雨霹雳，正中所立之树，冠冕焦坏，左右睹之皆伏，太初颜色不改。《世说·雅量篇》注。景王欲诛夏侯玄，意未决，间问安王孚云：“己才足以制之不？”孚云：“昔赵俨葬儿，汝来，半坐迎之；泰初后至，一坐悉起。以此方之，恐汝不如。”乃杀之。《续谈助》四。

王经少处贫苦，仕至二千石，其母语云：“汝本寒家儿，仕

至二千石，可止也。”经不能止。后为尚书助魏，不忠于晋，被收，流涕辞母曰：“恨昔不从敕，以致今日。”母无戚容，谓曰：“汝为子则孝，为臣则忠，有何负哉。”《御览》四百四十一。

刘灵 《类林》作伶，下同字伯伦，《类林》下有沛国人也四字。饮酒一石，至 《类林》下有醉字醒，复饮五斗。其 《类林》无此三字妻责之，灵 《类林》有谓妻二字曰：“卿可致酒五斗，《类林》此下有并脯羞之类。吾当 《类林》此下有咒而二字断之。”妻如其言。此四字 《类林》作妻信之，遂设酒肉致于夫前。灵咒曰：“天生刘灵，以酒为名，一饮一石，五斗解醒，妇人之言，慎莫 《类林》作不可听。”《类林》末有于是复饮颓然而醉八字。《类聚》七十二。《类林杂说》。

嵇中散夜灯火下弹琴，忽有一人，面甚小，斯须转大，遂长丈余，已上《书钞》八百九亦引。黑单衣皂带。《御览》引作革带。嵇视之既熟，吹火灭，曰：“吾耻与魑魅争光。”《类聚》四十四。《御览》五百七十七又八百七十。《六帖》十四。

嵇中散夜弹琴，忽有一鬼著械来，叹其手快，曰：“君一弦不调。”中散与琴调之，声更清婉。问其名，不对，疑是蔡邕伯喈，伯喈将亡，亦被桎梏。《御览》六百四十四。

嵇康素与吕安友，每一相思，千里命驾。安来，值康不在。兄喜出迎，安不前，题门上作“鳳”字而去。喜不悟，康至，云：“鳳，凡鸟也。”《广记》二百三十五。

陈协数日辄二字《御览》引有进阮步兵酒一壶。二字《御览》引有。后晋文王欲修九龙堰，阮举协，文王用之。掘地得古承水铜龙六枚，堰遂成。《水经注》十六。《御览》七十三。

胡母彦国至相州，坐厅事断官事。尔时三伏中，傍摇扇视事，其儿子光从容顾谓曰：“彦国复何为自贻伊戚？”《御览》七百

二。

邓艾口吃，常云艾艾。宣王曰：“为云艾艾，终是几艾？”答曰：“譬如凤兮凤兮，故作一凤耳。”《御览》四百六十四。

钟士季常向人道：“吾少年时一纸书，人云是阮步兵书，皆字字生义；既知是吾，不复道也。”《续谈助》四。

满奋字武秋，体羸，恶风，侍坐晋武帝，屡顾看云母幌，武帝笑之。或云：“北窗琉璃屏风，实密似疏。”奋有难色，已上依《类聚》六十九引，又《书钞》一百三十二引云：晋武帝有琉璃屏风。答曰：“臣为吴牛，见月而喘。”或曰是吴质侍魏明帝坐。《御览》七百一。

孟业为幽州，其人甚肥，或以为千斤。武帝欲称之，难其大臣，乃作一大秤挂壁。业入见，武帝曰：“朕欲试自称，有几斤？”业答曰：“陛下正是欲称臣耳，无烦复劳圣躬。”于是称业，果得千斤。《御览》八百三十又三百七十八。

诸葛靓，字仲思，在吴，于朝堂大会，孙皓问曰：“卿字仲思，为欲何思之？”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御览》四百六十四。

陈寿将为国志，谓丁梁州曰：“若可觅千斛米见借，当为尊公为佳传。”丁不与米，遂以无传。《类聚》七十二。

蔡洪赴洛，洛中人问之，曰：“人皆以洪笔为锄耒，以纸札为良田，以玄默为稼穡，以礼义为丰年。”《事类赋注》十五。

苏易简《文房四谱》一云：“晋蔡洪赴洛，洛中人问曰：‘吴中旧姓何如？’答曰：‘吴府君圣朝之盛佐，明时之俊义；朱永长理物之宏德，清选之高望；严仲弼九皋之鸿鹄，空谷之白驹；顾彦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龙章；张威伯岁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陆士龙鸿鹄之徘徊，悬鼓之待槌。此诸君以洪笔为

锄耒，以纸札为良田，以玄墨为稼穡，以义礼为丰年。’”注云：“出《刘氏小说》，又出《语林》。”

裴秀母是婢，秀年十八，有令望，而嫡母妒，犹令秀母亲役。后大集客，秀母下食，《类聚》引作犹令秀母亲下食与众宾，今依《御览》。众宾见，并起拜之，答曰：“微贱岂宜如此？当为小儿故耳。”于是父母《御览》引作大母乃不敢复役之。《类聚》三十五。《御览》五百。

夏少明在东国不知名，闻裴逸民知人，乃裹粮寄载，四字《御览》引有。入洛从之。未至家少许，见一人著黄皮裤褶，乘马将猎，少明问曰：“逸民家若远？”答曰：“君何以问？”少明曰：“闻其名知人，从会稽来投。”《书钞》一百二十九。裴曰：“身是逸民，君明可更来。”明往，逸民果知之，又嘉其志局，用为西门侯。于此遂知名。《御览》四百四十四又六百九十五又八百三十二。

李阳性游侠，《御览》引作李阳大侠。士庶无不倾心。为幽州刺史，当之职，二句《御览》引有。盛暑，一日诣数百家别，宾客与别常填门，《御览》四百七十三引作列宾客填门。遂死于几下。《世说·规箴篇注》。

中朝有人诣王太尉，适王安丰大将军丞相在坐，因往别屋，见李寅平子，还谓人曰：“今日之行，举目皆琳琅珠玉。”《御览》八百三。

王夷甫处众中，如珠玉之在瓦石。《御览》八百三。

裴令公目王安丰：“眼烂烂如岩下电。”《续谈助》四。

和峤诸弟往园中食李，而皆计核责钱，故峤妇弟王济伐之也。《世说·俭嗇篇》注。

刘道真年十六，在门前弄尘，垂鼻涕至胸。《御览》三十七洛下年少乘车从门过，曰：“年少甚埽。”刘便随车问：“为恶为善尔。”当有夺误。刘曰：“令君翁亦埽，母亦埽。”《御览》三百八十

五。

刘道真遭乱，自于河侧牵船，见一老姬采桑逆旅，四字《御览》一引作棹橹，下放此。刘谓之曰：“女子何不调机利杼，而采桑逆旅？”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马挥鞭，而牵船乎？”《书钞》一百三十七。《类聚》二十五。《御览》四百六十六又七百六十九。

道真尝与一人共索祥草中食，见一姬将二儿过，并青衣，谓之曰：“青羊将两羔。”姬答曰：“两猪共一槽。”《类聚》二十五。

刘道真子妇始入门，遣妇虔，刘聊之甚苦，婢固不从，刘乃下地叩头，婢惧而从之。明日语人曰：“手推故是神物，一下而婢服淫。”《海录碎事》七引子妇至甚苦十二字仅作一求字，推作椎。《类聚》三十五。

贾充问孙皓曰：“何以好剥人面皮？”皓曰：“憎其颜之厚也。”《御览》三百七十五又三百六十四。

吴主孙皓字孙宾，即钟之玄孙也。晋伐孙皓，皓降晋，晋武帝封皓为归命侯。后武帝大会群臣，时皓在座，武帝问皓曰：“朕闻吴人好作汝语，卿试为之。”皓应声曰：“”。因劝帝酒曰：“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作臣。阙汝阙春。”座众皆失色，帝悔不及。《类林杂说》五。

王武子与武帝围棋，孙皓看。王曰：“孙归命何以好剥人面皮？”皓曰：“见无礼于其君者，则剥其皮。”一引作则剥之。乃举棋局，武子伸脚在局下，《御览》三百六十五又四百九十。故讥之。《御览》七百五十三。

王济字武子，太原人，又魏舒字阳元，济阴人，二人善射，名重当时，并仕晋。《类林杂说》九。

王武子性爱马，亦甚别之，《蒙求》注引无此二句。故杜预道王武子有马癖，和长舆有钱癖。杜预道已下二句亦见《御览》八百三十六引。武

帝问杜预：“卿有何癖？”对曰：“臣有《左传》癖。”《世说·术解篇》注，李瀚《蒙求》注，《事类赋注》十引云：杜预尝谓王武子有马癖，和长舆有钱癖，已有《左传》癖。

王武子葬，孙子荆哭之甚悲，宾客莫不垂涕。哭毕，向灵座曰：“卿常好驴鸣，今为君作驴鸣。”既作，声似真，哭毕至此已上《世说》注引作既作驴鸣，今依《御览》引补。宾客皆笑，《御览》三百九十一引云吊王武子，客正哭，见孙子荆驴鸣，变声成笑。孙曰：“诸君不死，而令武子死乎？”宾客皆怒。《世说·伤逝篇》注。《御览》三百八十八又三百八十九。须臾之间，或悲，或笑，或怒。《御览》四百八十二又五百五十六。

戴叔鸾母好驴鸣，叔鸾每为驴鸣，以乐其母。《御览》三百八十九。

中朝方镇还，不与元凯共坐。预征吴还，独榻，不与宾客共也。《世说·方正篇》注。

洛下少林木，炭止如粟状。羊琇骄豪，乃捣小炭为屑，以物和之，作兽形。后何召之徒共集，乃以温酒；火爇既猛，兽皆开口向人，赫然。诸豪相矜，皆服而效之。《御览》八百七十一。

羊稚舒琇冬月酿酒，令人抱瓮暖之，《海录碎事》六引至抱瓮下云速得味好。亦见《书钞》一百四十八，《御览》七百五十八，暖之并作为暖。须臾复易其人。酒既速成，味仍嘉美。《御览》二十七引作速成而味好。其骄豪此类。《续谈助》四。

刘实诣石崇，如厕，见有绛纱帐大床，茵蓐甚丽，两婢持锦香囊。实遽反走，即谓崇曰：“向误入卿室内。”崇曰：“是厕耳。”《世说·汰侈篇》注。实更往，向乃守厕婢，所进锦囊，实筹。

《御览》七百四引云：石崇厕内两婢持锦囊，实筹也。良久不得，便行出，谓